



三打灯明寺

1939年1月26日的傍晚,北风呼啸,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天狂舞。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和参谋长邓克明带着纵队司令部和五支队一个营,在冰天雪地里疾速行进。

原来,这一天,驻东光城的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约400余人在联队长滕井的带领下,押送满载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的十几辆汽车,到城东15公里外的灯明寺村安设据点。

日军之所以选中灯明寺设据点,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据点建成,既可以控制东光城东面这一大片地方,又可以与东光城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确保津浦铁路的安全。

滕井到达灯明寺后,迅速分出部分兵力包围了距此只有9公里的找王庄国民党民军二路张国基部。又惊又恐的张国基只好向八路军“挺纵”求援。

决不能让日军在这里驻扎!“挺纵”司令员萧华、参谋长邓克明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带着部队冒雪急行25公里,于

当天夜里赶到了灯明寺附近与运河支队会合。夜间11点,在风雪掩护下,攻打灯明寺的部队悄悄把灯明寺包围了起来。

萧华命令两个连集中火力攻打灯明寺,同时命令其他部队埋伏在滕井回援的路上。滕井得到灯明寺被围的消息后,急率部下赶回救援。雪夜中,八路军战士伏击日军车队,痛打敌人。此战日军伤亡100多人,枪炮弹药全被八路军缴获,修建据点的各种物资和器材也全被烧毁为灰烬。八路军夜袭灯明寺首战告捷。

几天后,滕井又带300多日军、200多伪军和200多抓来的民夫,再次占领了灯明寺。萧华和邓克明得知后,决定二打灯明寺。

滕井为了早日修好据点回去交差,命令日伪军和民夫一起施工。夜里,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刚刚入睡。突然,村外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和清脆的枪声。日伪军紧急集合,慌慌张张地朝村外开枪放炮。过了一会儿,村外的枪声、军号声停止了。日伪军

心惊胆战地等了好久,见村外再没动静,又都打起盹来。这时,负责扰敌的民兵再次开枪鸣号,一夜反复几次,使得敌人夜不能寐。如此连续两天,敌人疲乏到了极点。第三天晚上,任村外民兵再怎样打枪吹号也不理睬了。

夜间11点,萧华和邓克明率部队又赶到灯明寺。按照部署,东光大队在村北和村西北进行佯攻。从睡梦中惊醒的日伪军慌忙向村北和村西北开火。五支队趁机从村南悄悄地摸进村子,将日伪军住的8个院子分割包围起来。战士们把枪架在院墙上猛烈射击。伪军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乖乖当了俘虏。接着,五支队又向日军驻地杀去。

滕井指挥剩下的两个日军中队凭借高大砖房作掩护,拼命顽抗。萧华见敌人火力凶猛,一时难以攻下,便与邓克明商定撤出战斗,待日军逃跑时再在野外消灭他们。

八路军撤出战斗,向灯明寺东南方向转移。刚出村不远,灯明寺突然着火,浓烟滚滚,火光

冲天。“鬼子放火烧村了!”“不能叫乡亲们遭殃,赶快去救火!”战士们纷纷喊道。萧华意识到这是滕井的诡计,想引八路军回村救火,背后偷袭。萧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他立即带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又让邓克明带一连人埋伏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放火烧村果然是滕井的一个圈套。他见八路军撤走,便令士兵放火烧民房,然后带领200多名日军隐蔽在村外的道沟里,准备伏击。

滕井见八路军回村救火,以为八路军中计,带着日军从道沟里爬出,兵分两路杀进村。萧华指挥战士迅速还击。此时,邓克明带着一个连也呐喊着冲进村来,在日军背后猛烈开火。日军遭到前后夹击,伤亡惨重,不到一小时伤亡大半,只好保护着滕井窜出村子,逃回东光城。

八路军“挺纵”三战灯明寺,大败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激战大宗家

1939年3月底,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率领第五团(欠第二营)共约1700人,从南皮、宁津、乐陵一带南下,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短期休整,被日军探知。

31日,日军安田大佐集结了德州、商河、临邑、宁津、济阳、东光、盐山等地的2000多步兵、炮兵,500余骑兵,星夜朝大宗家杀奔而来。

大宗家在陵县城东7公里处,全村不足60户人家,200多人。村的东北方向是赵玉枝家,东南方向是侯家,部队分别住在几个村里。五支队发现敌情后,立即向各部队下达转移命令。但为时已晚,日军已分两路包围了大宗家和侯家。

日军首先开火,战斗打响。霎时,大宗家和侯家两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曾国华、王叙坤和支队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等决定主动出击,组织力量干掉日军指挥部。

随着曾国华一声令下,骑兵连战士,飞身上马,飞一般冲向日军步兵阵地。躲在附近枣林里督战的日军安田大佐,见其骑兵伤亡惨重,便用旗语指挥包围侯家的日军,立即前来增援。五

支队发现了枣林里的日军指挥所,立即抽出一连一个排和一个骑兵班,从沙丘后面转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枣林里的日军。安田大佐见势不妙,慌忙上马,在卫兵的保护下落荒而逃。但没逃多远,一颗手榴弹在安田坐骑旁爆炸,他被几块弹片击中了脑袋,一命呜呼。剩下的100多名敌骑兵也都撒马奔逃。

支队机关、骑兵连和五团主力虽然杀退了敌人的骑兵和前来增援的步兵,但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于是,支队两处人马合为一路,杀奔大宗家,为五团团部解围。

大宗家的战斗十分艰苦。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等亲临前线,分头率领战士们在村子四周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架起掷弹筒、小钢炮朝八路军阵地狂轰滥炸。部队伤亡很重,曾庆洪、朱挺先、谢甲树等先后壮烈牺牲。战士们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大批的日军却趁机攻上来,部队只得退守村内。

在村内,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由于寡不敌众,最后龙书金率战士们退守到村北面的一座

“保险院”。

这个村里有个大地主,名叫钟子敬,时年70多岁。他家的围墙都是用青砖水泥砌成,四角建有高高的角楼,像座城堡,当地群众称它为“保险院”。

团直属队和特务连迅速占领“保险院”的有利地形,把机枪架在4个角楼上和围墙的垛口间,居高临下,横扫日军。日军也爬上附近的土屋向大院猛烈开火。一时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龙书金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子,心情非常焦急。忽然,龙书金察觉到屋外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他正要出去看看,作战参谋刘克正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团长,子弹快光了,日军已逼近院墙脚了,怎么办?”

“那就不用砖头、瓦片,决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龙书金说着拔腿往外走。

“慢!龙团长!”钟子敬突然拄着拐杖拦住龙书金,“跟我来,我有办法。”

龙书金跟钟子敬及他的儿孙们一起来到后院的马厩旁。他们挪开了一条牲口槽,再掀掉槽下面的一块石板,露出一个又深又大的洞。洞里整齐地排放着十几只木箱。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分装着枪支和黄灿灿的子弹。

“龙团长,这些枪支和弹药是我用来防盗护院的。”

“谢谢你,老人家!”龙书金激动地握住老人的手。

有了这些枪支弹药,战士们如虎添翼。顷刻间,把日军打退到30多米以外。但“保险院”仍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

过了一会,日军的后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围困院子的日军纷纷溃退。原来曾国华率部队赶到了大宗家。团部机关、直属队和特务连的干部战士们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振,冲出“保险院”,杀向敌群,同增援部队会合在一起,突出村外。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五支队指战员英勇顽强,奋力杀敌,消灭日军安田大佐以下400余人,打死日军战马100多匹,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在冀鲁边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此场恶战也使五支队受到较大损失,五团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等300余名干部战士为国捐躯,五团团团长龙书金受重伤。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80年前,英勇无畏的渤海区军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

新时代下,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重温渤海区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缅怀渤海区党政军民的丰功伟绩,对激励全市上下加快推进品质滨州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最美丽篇章具有重要意义。本报特开设《渤海老区印记》栏目,进一步深入挖掘新时代背景下渤海革命传统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信仰力量,更好助力新时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